

第一一五五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完)*

一、Mr. NOGUEIRA (葡萄牙)：主席閣下，本人得隨其他代表祝賀閣下當選為大會主席，深感愉快。閣下此次當選，足見閣下人品崇高及對這個最高國際組織的卓越貢獻獲得應有的公認。這也是尊重貴國極恰當的表示。我樂於指出貴國和本國之間存着極和睦的友善關係。

二、我們當前有代理秘書長就過去一年工作提出的報告書[A/5201]，這是一項重要的文件。我認為我們應該多謝秘書長擬具了如此明確完備的摘要說明，使我們對本組織的工作有生動的印象。秘書長在報告書的弁言[A/5201/Add.1]促請我們注意不能和不應忽視的若干重要之點。我要提到其中幾點。

三、秘書長指出裁軍問題方面缺少進展。現在，正如赫魯曉夫總理在這個會議廳說過——就這一次講對了——裁軍是問題中的問題，而我們必須承認聯合國對於這一個和人類前途攸關的問題未能促其解決。我們還要進一步說聯合國完全沒有能力應付裁軍問題。

四、秘書長又指出聯合國雖費了不少力，可是又未能依憲章的規定，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實際上，秘書長說發展的速度很明顯地趕不上人民的需求，並且相差很遠。

五、報告書又提及在促進各國政府更密切的接觸及幫助個別會員國擬訂政策的方向應能發揮作用，但秘書長強調這個宗旨在一般辯論的時候往往被毀壞了。因此秘書長說聯合國發生“信任的危機”原是不足為奇的。本代表團認為目前確有極其嚴重的危機，且危機逐日在加劇，如任這種趨勢長久繼續發展，就難預料如何能將其克服。

六、然而世上尚有威脅我們全體和平及安全的其他極嚴重的問題，而聯合國似乎漠不關心。關於這些問題本毋庸贅述，但我要指出破壞國際協定和責任對西柏林自由的現存威脅。因此秘書長無疑很有理由提及“信任的危機”。他固然相信可以克服這個危機。關於這一點，本代表團亦願發表意見，但讓我以後再說。

七、關於這一層，還有一點我要指出。報告書弁言認為大會事實上應為人類的世界議會。若這個思想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另一口號，那就是極端危險。國家的議會和大會沒有亦不能有任何相類之處或關係。在未用這個口號之前，似宜知道大會是否像國家議會一樣代表統一的主權；出席大會的代表是否像國家議會議員一樣，按期出來競選；大會代表是否會因工作的表現及選民的意願不再當選連任而被他人替代，而聯合國並沒有這種情形。這寥寥幾個問題就表示大會本身是沒有主權的，並且指出以毫無意義的幾個口號為行為遵循之準據，聽任其影響我們的思想和決定是如何不現實，甚至可能危險。

八、本人曾把秘書長報告書讀過一遍。本代表團要提起該文件討論過的若干問題。第一就是“哥阿問題”。我之所以提起這個問題不只是因為這是我們所關心的而且是因為它涉及具有一般性的要點。如果我們不要走上讓聯合國毀滅之路，我相信大會應加意考慮這些要點。

九、自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獨立以來，印度政府即要求收復哥阿，其理由為哥阿在地理上與印度領土毗鄰。印度政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致安全理事會的照會¹一再聲明印度既已獨立，“自然”盼望在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外國領土移交印度。真的是“自然”！我們不知道印度聯邦脫離聯合王國實現獨立就同時取得了自然與固有的權利，把當時或在任何時期不屬於英國主權的其他領土併入印度的版圖。假如是的話，脫離聯合王國實現獨立的所有國家就都有權吞併鄰近領土或鄰國，即使這些地方從未隸屬英國。進一步說，如印度聯邦確具有“自然”及固有的權利，當然亦可要求

¹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5020。

* 續第一一五三次會議。

合併曾屬英國的鄰國並且較合併從未受英國管治的國家更有理由了。在另一方面，我們並不知道印度這種天賦的權利會只是對葡萄牙領土適用，除非這樣適用只是印度聯邦用同一的權利去吞併印度次大陸其他獨立國家的初步。

一〇．印度政府接着正式聲明，因為贊成民族獨立，願意與葡萄牙開始談判，將權力從葡萄牙移交印度。從此項聲明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一個領土如果由印度吞併，就取得獨立地位，倘由另一主權國統合成為一個整體，便是“殖民地”；其次，印度的主權要較其他主權為優越；最後，印度所企求的談判不是按大會決議案一方為領土人民，他方為負責國家的談判，而是印度與負責國家的談判，而且談判目的只是將該領土移交印度。關於最後一點，應該注意當印度政府要吞併一個所謂殖民地領土，它要求談判只是為了將該地的主權移交給印度聯邦。愚見認為印度的主權既不優於或劣於葡萄牙主權，我們難於了解葡屬印度放棄了葡萄牙主權而改隸印度主權何以就會更有獨立地位。

一一．印度政府因見這些論點站不住，就借用其他種類的行動。十四、五年來印度政府不斷對哥阿人民實行恐怖政策。所有用得着的手段，諸如經濟封鎖、越界施行恫嚇、毀謗宣傳都用盡了。印度政府自稱為思想自由的政府，竟於孟買封閉葡萄牙的會社，壓迫葡萄牙報紙，開除並迫害那些身在印度領土而不願拋棄葡萄牙國籍的千千萬萬哥阿人，印度政府同時借用種種政治理由，主要一點就是哥阿威脅印度的安全。試問七十萬人何以會威脅一個有四億五百萬人的國家。雖有上述種種，哥阿人仍不為所動——哥阿的情形仍然和平正常，繁榮日增並永遠表示願屬於葡萄牙。

一二．請問何以如此？請問印度侵略以前哥阿的情形如何？哥阿有公務人員四,五〇〇人，除十名技術人員以外，全部從最高級至最低級都是哥阿人。警察也都是哥阿人。市政府及立法機構完全由哥阿人組成並且是用直接、普及選舉權制度及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的；自從一八二二年以來，哥阿人民於國民大會有其民選議員為代表。哥阿的財富留存在哥阿境內，而生活水平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印度聯邦高四、五倍。哥阿有宗教自由，無種族隔離，亦無族級階級制度。哥阿的確可以說是真正自治和自管，其全體居民站在機會絕對均等的地位行使充分的政治權與公民權，讓我們在極短時間假設哥阿的情形不是如此。讓我們假設該地情形令人不滿，又不符聯合國憲章，假如是這樣，

我們就要負起若干責任：但這並不給予印度聯邦任何權利，除非印度政府自以為負有監督國際社會的特別責任，可以獨自僭取管理其他國家的特權。然而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哥阿人絲毫無意捨棄葡萄牙，印度政府看見哥阿人絲毫無意和這個跟他們不一樣的國家——印度——合併，就認為不能忍受。

一三．全體哥阿人民，不論是在哥阿境內或境外都敵視印度，而國際法院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²又宣佈明確的決定，承認葡萄牙的主權為合法，印度政府面對這些事實，遂動用武力，進行野蠻與酷殘的侵略。

一四．本人不必詳述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本代表團認為有某幾點值得強調。自印度總理說過“即使哥阿人要葡萄牙人留在哥阿，印度亦不能容許”以後，印度政府決定憑武力來解決之心就越來越明顯了。此後為了製造磨擦及激昂的氣氛，不惜用種種荒謬的藉口，遂成了司空見慣。當印度指哥阿威脅它的安全時，我們就建議談判商訂一項確保哥阿中立化的國際保證。印度政府拒絕了。當印度控稱發生邊界事件，我們就建議談判商訂一項嚴格管制邊界的辦法。印度政府拒絕了。當印度表示想在哥阿有一些鐵路或海港設備，我們就建議談判，予以此項便利。印度政府又拒絕了，由此可見我方每次建議談判均遭拒絕。印度總理雖自稱尊重民意，甚至聲明不接受全民投票——這大概是因為印度政府知道結果一定會有絕大多數反對印度，又因為印度不願在該次大陸其他地點舉辦全民表決。最後，印度總理說他已經忍無可忍，唯有用武力兼併哥阿，此外別無其他解決方法。

一五．這就是總理的偉大論據：他的忍耐罄盡了。我們不懂這個論據何以是確實正當。可是這不過是殘酷侵略的前奏而已，印度方面首先採取的一步就是指控葡萄牙不僅破壞而且蓄意征服印度。我們蓄意征服印度嗎？我不能相信憑空臆造事實可以較此為甚。

一六．其後我們提議立即指派一個國際觀察團去調查關於所謂葡萄牙侵犯印度邊界的事件。印度政府回復說，因為沒有邊界，故不能接受提議。因此，印度漠視國際法院的決定，不顧聯合國秘書長最後一分鐘的呼籲，不顧安全理事會過半數的決議，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派印度軍隊攻擊並佔領哥阿。這些

² 印度領土通行權案(案情曲直)，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判決書：一九六〇年國際法院報告書，第六頁。

軍隊中有印度陸軍五〇,〇〇〇人,許多印度戰鬥機隊及印度海軍。印度政府稱這些軍隊為“自衛軍”,其目的是為了“解放”哥阿,保護該地並防止少數葡萄牙軍隊被哥阿人“屠殺”。

一七. 侵略終是侵略,但加上顛倒是非和故意扯謊,更令人憎惡。印度詩人 Don Morais 表達這種觀感最好不過了。他在倫敦標準晚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版曾這麼說:“我是印度人,今天只覺得慚愧”。結果他放棄了印度國籍。

一八. 請問哥阿在“解放”以後,今天的情形如何? 逃出哥阿的某一位外國教士在蒙母巴沙日報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撰文說“印度統治不是解放而是奴役”。他又說“哥阿人民甚至不能隨便在街上行走或進教堂,因為怕印度人搶劫或襲擊”。

一九. 印度快報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的社論說,在哥阿謀殺、強姦、騷擾及搶劫等行為不能宥恕,又說:

“當地居民妄自想像我們的解放軍不是來維持治安而是亂的象徵。這是令人深感不安甚至危險的事實。”

我可以作更多的引證,但這些已足令人清楚地認識哥阿在印度統治之下是什麼情形了。

二〇. 我還要補充若干點細節,供大會參考。哥阿的失業情況越來越嚴重。人民的財產和物品被侵略者剝奪。貿易陷於停頓狀態:從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印度貿易部期刊可以看見有一四六種貨物被禁止進口。宗教迫害開始實行,社會及種族的隔離越來越普遍。該地行政悉由印度人接管,警察全是印度人,哥阿人都受排擠。薪資降低了四倍至五倍,這樣纔符合印度的標準,因此哥阿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四倍至五倍。勞工發生了不安的情緒,礦工則要求恢復葡萄牙的法規。一向為哥阿人所有的礦產財富現在歸印度所有,鐵礦則用來支援印度的工業。

二一. 哥阿刻在軍事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哥阿論壇報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有下列一段消息:“據悉印度海軍正在建議在哥阿設飛機場。照此項計劃,達波林母飛機場將由印度海軍管理。”

二二. 凡願保留葡萄牙國籍的人都受迫害和逮捕,當地人民受要挾被迫接受印度國籍。印度曾以書面保證不採取這種行動,因此在這一方面,印度聯邦一再破壞一切書面的承諾。所以哥阿人民為了逃脫苦

難紛紛離鄉別井,就不足為奇了。自去年十二月以來,有三千多名哥阿人逃至里斯本,尚有三千多人逃往世界其他各地。鑒於上述種種,似應提及印度總理於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印度國會所說如下的話:

“印度憲法所保證的自由與權利,特別是對良心、信仰與奉行宗教自由的一切涵義將充分推及各該地區(哥阿)。文化、社會及語文關係等特殊情況乃至地方團體的意識將予以尊重。”

因此印度總理早於一九五四年就承認哥阿的特殊身份與獨特地位,而這是和印度無關的。我們現在看見這些諾言如何履行。哥阿人民的驚慌震盪日漸加深。代表哥阿千萬人民同時可以確信不受葡萄牙影響的奈羅比哥阿協會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函印度總理,要求撤退印度佔領軍及印度行政當局又要求准許哥阿自決。這種舉動不能使我們感覺驚奇。印度駐奈羅比專員公署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代表印度政府答復該函。現在從印度覆文中引證下列一段:

“印度政府不了解何以在自決意義之下提及全民投票之事。民主並未含有聽任一個完整國家之任何部分實行自決之意。哥阿、達曼及迪衣烏雖曾受外國統治但並非殊異不同之國家。”

二三. 大會由此可見在一九五四年印度已認哥阿為歷史造成的特別領土之一,至一九六二年,哥阿與印度的其餘部分已無區別。這就是哥阿人民的厄運。我要請大會判斷哥阿是否業經“解放”或者在目前受外國軍隊統治之下是否獲得“解放”。

二四. 但秘書長報告書所提及的哥阿問題有更深的一般意義。我無意使大會各位聽得厭煩,因此只限於提出兩項意見。

副主席 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 代行主席職務。

二五. 印度代表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³在安全理事會聲明“不管有無憲章,有無理事會”,有無法律,印度政府決意實行軍事入侵,因為“殖民主義”是永久的侵略,對方有權還擊。印度政府對其代表採取這種態度從未加以否認或糾正。這就引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了。依印度本身投票贊成的聯合國決議案,哥阿是非自治領土。為使這一類領土實現自治或獨立,憲章及大會各項決議案規定若干應行遵守的原則。但印度聯邦憑暴力吞併,絕不是其中原則之一。印度聯邦既憑暴力吞併,我們懷疑印度聯邦是否不僅要吞併與其

³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八七次會議。

毗鄰的非自治領土，甚至要吞併那些地理上和它分離的其他領土。這似乎是一個有關的問題，因為印度聯邦沒有理由對任何非自治領土不用同樣的原則，即憑暴力吞併，作為准許某一領土獨立的手段，而這是印度認為對葡萄牙領土適用的合法手段。但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所說“殖民主義”是永久的侵略卻遠較嚴重。這個新理論所指的侵略者是負責管理稱為非自治領土的國家。但誰是侵略的受害者則未見指出。關於誰是侵略的受害者既然目前沒有客觀的法律原則可以明定其義，那末唯一的結論就是誰自稱受侵略的國家就是侵略的受害者了。但為了抵抗侵略須有適當的方法，這就是說必須有力量。因此，“殖民主義侵略”的受害者便是自稱為有被害資格而又有足夠軍事力量抵抗侵略的國家。換句話說，有能力對弱國作戰的便是受害者，又因為它既然自稱面臨侵略的危機，這種戰爭便成了正義的戰爭，而發動戰爭的國家就是採取自衛行動。殖民地主義問題，乃至把它消滅的手段就變成把屬於弱國主權的領土轉移給強國主權的問題了。這便是印度聯邦主張的新理論引導我們走的方向。

二六．但印度憑暴力吞併哥阿的事實尚有值得注意的另一點。這就是印度政府攫取哥阿是謀印度次大陸政治統一的第一步。以往曾有其他行動：一九四七年久納格被攫取，一九四八年繼之以海達拉巴。然後我們一定要提到印度政府對要求自決的 Naga 人民施用的滅絕政策。我們也知道秘書長常年報告書列在“印巴問題”項下的喀什米爾問題。印度對合法屬於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的侵略正是我所說的推進行動的另一步。這應該可以給印度次大陸所有弱小國家一種警告。下次就要輪到它們，逃不掉的。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或感覺。現在我引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錫蘭每日新聞如下一段：“所有像我們的國家，這個廣大印度次大陸的鄰國都不免感覺惶恐，因為這個強大與迅速發展的鄰國採用武力來結束爭辯”。另一錫蘭報紙，錫蘭觀察報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說：

“印度訴諸武力使我們這些較小的鄰國特別感覺不安。這使遠較印度弱小的鄰國恐懼印度的領袖們因為影響印度少數民族的問題未能解決，一旦忍耐罄盡，就會對他們採取相同的軍事行動。”

然而印度的幻想並不限於印度次大陸。多年前，印度總理曾作如下的，在我看來是有關而值得提起的聲明：“我們取得主權後，我們有意使東非洲成為印度帝國的

一部分”。我們還必須說，印度政府實施兼併東非入印度帝國版圖之意向，行動迅速，一點不慢。

二七．於此，似應提出下列幾個問題。請問印度政府何故如此急於供給最大的一支軍隊參加在非洲執行任務的聯合國軍？請問印度的官兵何故於駐紮地區購買農田、種植場及其他地產？請問業已復員的印度官兵何故不回印度？我們不要忘記在東非洲及非洲其他地點已有近百萬的印度人。我要請非洲國家及人民注意這些現象，並有所警惕，因為這只是印度在非洲實行殖民主義及剝削非洲人民的先聲。這些事實必須參照印度對非洲的友誼及對非洲問題過分關切的現象予以正確的估評，又可以使我們更了解印度何故在本組織及在其他地方以亞非集團的領袖自居。

二八．我敢說印度代表團一定否認所有這些事實並將在這個講臺上再耍那一套舊把戲——站在上帝和我們這些可憐的凡人之間作調停人，又對他國的問題向我們提出一些漂亮和無私的忠告。

二九．現在讓我說說秘書長報告書其他各章。我要提及該報告書所謂“安哥拉的情勢”及關於葡萄牙海外領土的“問題”。這些問題，像其他問題一樣，等將來有適當時機自然會在其他場合講到。但在這次一般辯論時曾有某些代表團提到這些問題，因此本代表團似乎也應該提到。

三〇．我們全都知道我所指的問題曾經分發給三個不同的委員會。關於大會設置這些委員會及其非法地位兩問題，本代表團業已發表意見並提出堅決的保留，因此本人現在不擬重提一遍。但這些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十分活動，因此似宜簡略檢討一下它們的工作。再者，將來等到整個問題在適當委員會提出辯論時，本代表團當然還有話要說。在現階段，本人只想提出一兩點意見。

三一．大會也許還記得，當初有五入小組委員會。⁴ 該委員會尚未提出報告書，因此我們不知它的結論是什麼。但我們如果從它以前的報告書[A/4978 and Corr.2]，得到任何結論，我們無疑會看得出這個委員會缺乏客觀態度，立場偏袒，其目的只在討好大多數，而不是指出事實的真相與現實情況。本國政府曾與該委員會通力合作，並在任何方面盡量供給充分情報。這是以事實為根據與官方的情報，憑此葡萄牙政府採取行政和政策上的決定。但小組委員會忽視並拋棄所

⁴ 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

有這些資料和情報，專靠道聽途說、來歷不明的情報。這是任何負責任的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三二．然後我們有十七國⁵特設委員會。它剛剛提出完全的報告書〔A/5238〕。本代表團尚未加以研究，但我們曾不斷注意其議事經過情形，知道它已經通過的各項建議。在特設委員會裏所說的一切及其通過的各項決議草案在我們看來，與實際情況沒有絲毫關係，我們只提關於莫桑比克的決議草案便足為例。該地平靜無事，情況正常，任何方面經常有進展而該決議草案竟仍提到武力壓迫及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十分令人氣憤和反脾胃的。對聯合國本身也是一種侮辱。

三三．我要順帶提出一點意見。印度代表團曾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因此同意所謂在莫桑比克有壓迫情事、種族隔離及其他種種。但當葡萄牙政府決定在莫桑比克居住的千千萬萬印度人必須離開該省前往印度或其他地方，印度政府仍盡力反對。難道印度政府願意千千萬萬的印度國民受迫害和種族隔離之苦嗎？若果不願，印度政府自當樂於同意讓他們離境。這就說明印度政府要它的國民留在莫桑比克和非洲的其他地方，利用他們作第五縱隊來遂行印度把東非和非洲其他部分變成印度帝國構成部分的意圖。這又不是我個人的幻想；印度報界曾說如果莫桑比克的印度人必須離開該省，印度政府當設法讓他們在印度住在一起成爲單一的集團，將來好有一天回到莫桑比克，在該領土住下來實行殖民主義並從事剝削。例如“印度時報”的社論就是這樣說的。由是可見印度在十七國特設委員會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其立場如何可疑，如何虛偽。

三四．此後我們有所謂七國特設委員會。⁶特設委員會業已提出其報告書〔A/5160〕，等將來有機會再詳細討論。現在我只欲請大會注意該委員會的方法和程序及其多數代表的想法和意向。特設委員會違反憲章，違反議事規則，違反大會的習慣，竟決定聽取葡萄牙海外殖民地“請願人”的意見。請問這是什麼一回事？關於這一點，我可以提出而且以後一定提出充分的證據，現在只想向大會宣讀達里薩蘭出版的“星期日新聞”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所載新聞一段，文曰：

“委員會（七國）計劃留在達里薩蘭至五月二十日，凡願向其提出書面聲明或口頭證據者應與

⁵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⁶ 葡管領土特設委員會。

總理辦公廳（外交與國防）Mr. G. M. Rutabanzibwa 接洽”。

三五．任何人都可以前來提出聲明，不管是誰或是那一國人。整件事，整套把戲是由一個外國政府最高當局的辦公廳組織、編排、指導的。憲章授權大會聽取請求陳述意見的請願人，而且只是限於與託管領土有關的事，但現在我們竟有被邀請的請願人，被煽動的請願人，登報徵求的請願人。這就造成有遠大影響和極值得令人注意的先例，此後可以利用來對付有千千萬萬流亡海外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了。事實上，我確信這些所謂“請願人”供給了不少特設委員會認爲是客觀的和可靠的資料。

三六．現在我要說到特設委員會所用方法的另一例。委員會的報告書有如下一段：

“委員會研究葡管領土的勞工情況時，心目中心一向有國勞組織指派負責從詳研究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幾內亞勞工情況的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A/5160，第三四七段。〕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又說：

“請願人所供給的情報進一步證實國勞組織所派委員會調查的結果，即各該領土確有強迫勞工情事……”〔同上，第三六七段。〕

三七．我們已知道什麼人都可以爲請願人，但上面引證的一段頗有不同的含義，其影響尤爲嚴重。七國特設委員會說國勞組織所派的委員會業已詳細研究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幾內亞勞工情況的一切法律。但特設委員會並未說該委員會除研究法律而外，曾至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就地詳細調查各該領土的一切勞工及社會情況；而且由瑞士、塞內加爾及烏拉圭各派代表組成的國勞所派委員會業已擬具一個很長的報告書；⁷國勞委員會的報告書不僅完全宣告葡萄牙未曾有任何強迫勞工的慣例，而且說在兩領土發現非洲最進步的若干社會、勞工現象。

三八．雖有上述種種，特設委員會竟敢在其報告書中〔A/5160〕一反國勞組織所設委員會的結論，硬說據國勞委員會調查結果，認爲確有強迫勞工情事。五國小組委員會漠視並歪曲本國政府所供給的一切官方

⁷ 國際勞工組織，依國際勞工組織組織法第二十六條爲研究迦納政府抗議葡萄牙政府不遂行一九五七年廢止強迫勞工公約而設置的委員會所撰報告書（第一〇五號），日內瓦，一九六二年。

與事實資料。現在七國委員會歪曲並否認像國勞組織那樣有榮譽地位及有威信的機關所得的結論。順帶應該一提，國際勞工組織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專門機關之一。

三九．這些委員會的工作方法既憑偏見、不公平、歪曲等態度，又設法掩飾最顯明的現實，請問一個態度認真和有自尊感的政府如何能與它們合作？無論我們如何願意和這些委員會合作，但它們使我們無法與之合作。還有，如果聯合國系統內各機關開始互相否認，彼此矛盾，我就不知要把我們領到那一方面，而世界輿論對這些機關能有什麼信任。

四〇．一般辯論的時候，屢次有人提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並批評葡萄牙的政策。我已經研究過在這裏發表的演詞，必須指出對我們的批評是毫無理由的。對葡萄牙的批評是為批評而批評的；但沒有人指出或說明為何這樣批評，或亦無人有意評定葡萄牙政策的優點及其思想基礎。因此為了那些有誠意的人理宜擇要說明若干基本要點。

四一．我們堅決認為世上沒有一個種族天生優於或劣於另一種族，因此我們極力反對任何種族優越地位或種族隔離行為。我們堅決認為所有種族均應共同在一處生活，為全體福利共同和協合作。我們久已認為所有種族、所有民族對全人類的福利均能作有用的貢獻，唯有集中全體的力量，纔能求得進步。因此建立一個吸收所有種族和民族的文化與精神價值的、團結的多種族式社會便是葡萄牙政策的基本特色。

四二．當我談到一個多種族式社會，心目中並不是指不同的種族或人種團體彼此共處相安無事而已；我心目中的社會是人人皆有精誠團結之感。所有人種團體融會混合在一起的，我們感覺歷史的事實證實這種觀點的正確。由多種族形成的國家以往曾為大國，現在也是如此，而那些拒絕和其他民族接觸閉關自守的國家就沒有進步，且成為停滯不變的社會。葡萄牙的政策又有另一基本的特徵。這就是我們確認如果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如果人人不分種族、膚色、宗教或社會階級在各方面均有平等工作與發展機會，纔能確保人類社會的健全發展。這就是說人人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現在我們談到葡萄牙政策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人人應享有相同的政治權、相同的教育機會、相同的經濟及社會機會。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全部生活所觸及的所有方面，而社會的進步多寡，要用那個領土全體居民充分參加其政治教育、經濟及社會活動的程度來衡量。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回任主席。

四三．因此，就我們而論，促進及推廣參加社會活動，便成為葡萄牙對其全體海外領土政策的指導原則。遵循這些原則又為這個目的並依我們維護人權不作歧視的古老傳統，我們在政治、經濟、教育與行政方面實施了不少革新的措施，以便日後繼續邁進。關於這一方面，大會值得知道上星期一在里斯本召開海外參政會特別屆會，參加者有各省選舉立法議會的全體代表及地方選舉的全體眾議員，而這次集會的目的是辯論海外組織法的修正。我們並不自稱這是盡善盡美。但事實是，在葡萄牙的國族以內，並依據憲章第五十五及五十六條，人人地位平等，享有相同的政治與公民權利，相同的參政權，在教育與政治方面有相同的上進機會，在法律上和實際上都是如此。我們雖不敢說是盡善盡美，但比起大多數批評我們的人好得多了。

四四．我雖不欲使大會厭煩，但認為必須向其提出若干有關的事實。有些人提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其他領土，把這些地方說成好像是原始的莽叢似的，因此現在有把真實的情形說明的必要。

四五．讓我們看看教育問題。一九六二年一月，莫桑比克有教育機構八，六六四所，其中包括初等學校、工業、技術及訓練學校與中學。學生人數共約九四〇，〇〇〇人。至於安哥拉，同一日期有教育機構一七，六三〇所，學生七一〇，〇〇〇人。因此只在這兩領土，全部學生人數就有一，六五〇，〇〇〇人。此外尚有約三，〇〇〇名學生在大學肄業。我們認識尚需更多的教育機構，且已擬具擴增的計劃，希望不久就會實施。關於教育問題，我們剛剛採取極重要的一步，這就是在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及在莫桑比克首都羅倫梭馬幾斯設立大學。再說教育，大會也許想知道下列細節：在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就學人數佔人口百分之十七，而在非洲其他部分，平均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根據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出版物，全非洲只有人口眾多的奈及利亞有較安哥拉與莫桑比克更多的初等學校。我在教育方面提到奈及利亞，希望奈及利亞代表不要見怪。但所有這些教育設備都在擴張之中：光是今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合起來，就新成立了初等學校一三八所，中學和技術學校二十三所，又新聘教員六〇〇名。

四六．現在讓我們再看一些關於衛生與福利事務方面的數字。在安哥拉與莫桑比克有五個大規模的全

科醫院，九十五個地方醫院，一百六十七個衛生事務所，四百二十九個衛生站，三百三十六個管理癲瘋的衛生站，兩百個產科醫院，又有爲了控制與治療特種疾病的其他機構。

四七．而教育、衛生及福利事務方面的擴展是與經濟及工業發展並駕齊驅的。供給電力水電壩的建造，許多新工業的成立乃至農業的發展——凡此種種一直在以極快的速度進行。在這一方面，我覺得應當指出在安哥拉和在莫桑比克，我們有全非洲設備最良好的海港；我們在這兩地有全非洲最高比例的土木建造；我們也發現爲每一居民電力生產的百分比比較非洲多數領土爲高。最後，在一九六一年內安哥拉的經濟發展率是全非洲最高的一個。

四八．因此非有極大歪曲事實的本領，不能提出那些我們在大會有時聽到的所謂事實。實際上，安哥拉與莫桑比克是在非洲領土中最進步的兩個領土，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與批評我們最嚴厲的人的本國領土比較而無愧。有些人聽這樣說法，也許以爲本代表團有偏見。但是我要促請大會注意所有訪問過安哥拉與莫桑比克的外國人所提出的證據。關於這一方面，大會也許有興趣知道這兩個領土歡迎任何態度公正與客觀的人。過去一年來總共有三百個來自全世界各地報館的記者前來訪問調查——三百個新聞記者，其中有些是國際新聞界最重要與最受尊重機構的代表們。我唯有希望大會有興趣讀他們的報告。我也希望強調一點事實，這就是國際勞工組織曾舉辦關於這兩個領土的調查，又如我所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完成其本身的調查，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不久的將來也要從事調查。請問任何人如何能夠說這些領土不准許自由訪問呢？

四九．我現在要回到發言之初提到的一點，這就是在聯合國發生的“信任的危機”，我們並不認爲在事實上這是真正的危機。我們這樣說法是有很多理由的。但是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尊重與遵守憲章。有些人說憲章應該是活生生的一項文件，永遠要適應時代的變化。本代表團對這種看法並無異議，也許現在需要修正憲章。如果是這種情形，那麼我們就要指出憲章中需要修正的條款。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就是隨便由簡單的多數表決來修正，其結果就是我們的基本法律隨着某一些人的一時高興或利益逐日在改變。這樣並不能使憲章變成一項活生生的文件：一項法律唯

有受充分的尊重與遵守並充分發生效力，纔是一項活生生的法律。

五〇．當我們漠視法律，或者當我們用不合法的程序加以修正，我們事實上是在破壞法律；我恐怕這正是憲章目前的遭遇。當我們看見容許一些國家利用赤裸裸的侵略去解決爭辯，從而破壞憲章第一、第二及第三十三條；當國家被容許在其本國領土建立軍事基地以便對鄰國的邊界發動攻擊，從而漠視憲章序言的文字與精神；當憲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被摒棄然後又被解釋成與其文字及精神毫無關係的意義；當第十八章完全被忘卻而憲章祇憑簡單的多數表決被修正，那末我們事實上是在破壞我們的基本法。在這一方面，又想到最近採用的一些程序，我不得不說我國政府實不瞭解何以有一些國家對於國際法院諮詢意見聲明會員國應幫助維持聯合國在剛果的軍隊表示如此深切的關懷，而這個大會對於法院的另一項決定實施與否毫不關心。這不僅是一項諮詢意見，而是對哥阿問題所作有利於本國的一項明確判決。

五一．因爲上述種種理由，我們覺得亟應恢復憲章的直確原則與哲學。有些人說我們必須依靠世界法律努力建立世界和平。本代表團完全同意。但爲達成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有一項大家都遵守與尊重的法律——而且我們必須不能要有雙重的標準。本代表團認爲聯合國不能耽溺於“象牙塔”式的政策，憑口號來採取決定，因爲這樣祇能造成混亂的空氣。我們不能以一個混亂的世界局面來換取世界和平。這樣一項政策恐怕不能成功，而人類可能讓這個旨在維護世界和平的組織引導到世界大戰的方向。

五二．Mr. ROSSIDES (賽普勒斯)：主席先生，本人以本代表團的名義，恭賀閣下當選這個崇高的職位，並充分聯同大會各方，熱烈表示佩服閣下罕有的素質與成就。在閣下明智指導之下進行討論，使我們感覺非常愉快。

五三．我還要感謝上一屆會主席 Mr. Mongi Slim，他的領導使我們的會議順利進行，還要感謝他爲了加速大會工作的進行所作種種建設性的提議。

五四．本代表團在這次辯論將不浪費時間重複以往多次已經表明的立場。我們的總統，馬卡里奧大主教，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大會〔第一一〇七次會議〕發表聲明時，業已充分說明賽普勒斯的態度，並重申不結盟的一貫與堅定的政策。因此本代表團發言的

範圍將以聯合國的本身以及與和平戰爭這個全面的問題有關的若干事項為限。

五五．檢討國際情勢一般辯論比較有用的功能是評定聯合國的進步與發展，估計它的成就與缺點，以便知道如何補救缺點，擴展成就。關於迫切需要一個更強大與更有效之聯合國來滿足時代的巨大要求一點亦獲得更高的認識，因此這一方面有特別的意義。

五六．本代表團認為聯合國有極大的重要性，因為我們認為本組織不僅是世界輿論的中心，而且是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有效工具，一切重大問題發展的趨向大部分要以本組織及其本身發展如何為轉移。

五七．特別是在辯論這樣晚的階段，我不願意詳細推敲，指出以往的得失，使大會感覺厭煩。但是回顧去年的屆會，我們發現聯合國在維持和平與提倡自由兩方面，以寧靜緩和的方式獲得的成就也不少，雖然在表面上並無轟轟烈烈的表現。聯合國本身的危機已經渡過了。因為全體一致選舉宇譚為代理秘書長，秘書長這個職位按照憲章規定的獨立性與國際性賴以保存。

五八．憑聯合國的努力，這個因內部鬭爭而破碎的盧安達現已和平獲得獨立，而布隆提也和平地成為主權的國家。

五九．阿爾及利亞問題經雙方同意解決，結果承認英勇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與獨立，結束了七年流血戰爭。這個解決大致是以大會去年一項決議案為根據。

六〇．剛果危機逐漸加深，除了這塊領土有被瓜分的危險而外，又威脅國際和平，但是因為聯合國積極採取行動，結果有效地把它安定下來。我們充分感謝代理秘書長在剛果所採取建設性與堅決的行動。我們贊成他為了保存該領土完整所提出的調解計劃並支持他的經濟制裁提議。

六一．關於西伊里安問題，因為代理秘書長的調停行動，聯合國在促成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在聯合國主持並實際參加之下彼此同意一項公道的解決，發揮了極大的效力。秘書長憑他的管轄權在聯合國行使暫時的行政權，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建立聯合國行政行動重要的一步。

六二．該屆會最重要的特點也許是美國與蘇聯之間一致決定關於探測外空的問題充沛着協議的精神。這兩國的協議和這個問題本身有關。在這一方面發動

了開明的合作對於造成雙方在其他重要問題上彼此信任的空氣是一大因素。

六三．該屆會其他建設性的成就之中，有一項成就也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發動聯合國發展十年藉以集中力量，解決貧窮、疾病與文盲等問題。另一項成就是關於裁軍的原則乃至談判場所的協議；此外又有關於 Bolzano 問題的一致決定，促成了義大利與奧地利兩國為求最後解決的友好的與樂觀的談判。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成就。

六四．大會一個屆會有這樣的成績，決不能說少。但是成績還不止此。關於實施廢除殖民主義宣言，設立了十七國特設委員會與其他專設的委員會。這些措施的通過是迅速廢除殖民主義積極的與有決定性的行動。

六五．本代表團承允支持所有必要的行動，以便依憲章規定在世界各地充分實現自決，早日廢除殖民主義。

六六．我們對所有新近獨立並在本屆會加入聯合國的國家致敬禮並表示熱烈歡迎。它們在此出席，對聯合國將來的艱巨任務一定會有極大的貢獻。這些新的會員國全體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大的聯合國。它們數目的增加一方面證明本組織工作的成績，另一方面也是幫助本組織所急需的發展的一種指望。新國家實現獨立愈來愈多，殖民主義就迅速消滅。但新國家的出現造成分裂與不平衡的狀態，這對和平的進步卻是一種障礙。

六七．目前還有一些地區——安哥拉、莫桑比克、西南非和其他——仍舊存在典型的殖民主義，勞而無功地想阻止歷史的潮流。這是特別可悲、令人灰心的事。自由的風暴現在吹遍全非洲乃至全世界。所有民族不久都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取得其合法地位，在一個平衡的國際社會裏享受充分的平等與自由。強大的國家及時承認當代的現實情況與認識必須順應不可避免的潮流，這對其本身最有利。它們准許別人獲得自由，也就等於本身解脫了阻礙本身進步看法並影響它們國際地位與道義力量的許多不合時宜的觀念。一旦擺脫了殖民主義的重累，它們就會對世界進步作更大的貢獻。

六八．在廢除殖民主義方面，聯合國過去兩年內努力實現其中一項目標，也有不少進步；這就是促進平等與普及自由。聯合國在社會與經濟進步方面也蓬

勃有生氣地進行全面的努力。但是最要緊的問題還是聯合國在達成憲章規定的主要目標——建立世界和平——究竟有多少成就。因為聯合國的干涉，消除了許多國際危機並防止戰爭，這是無可否認的。這些事例盡人皆知。雖然用的是一時權宜之計，聯合國卻有效地維持了和平。如果聯合國不存在，早就發生戰爭與混亂的局面。

六九．但是聯合國雖然有可觀的成就，然而在防止發生戰爭的危險或奠定世界和平方面並無進步。技術方面的進步根本改變了戰爭的觀念與國際關係，但聯合國未能向前邁進，以應原子時代的種種要求。

七〇．對於這種必要的進化有不良影響的一個因素便是殖民主義設法抵抗自決與改變。殖民主義的影響現在迅速地減少。冷戰是另一項因素，而且是真正的絆腳石。冷戰妨礙在聯合國內外的一切合作。

七一．為消除冷戰不良的影響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聯合國；但為了加強聯合國，我們需要消除冷戰的影響及其引起的不信任與猜疑。聯合國需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因為世界的局面潛伏着不可衡量的危險。我們在今天不僅受戰爭的迫切威脅，更糟的是這種戰爭的破壞性遠較憲章起草人所能想像的為大。這種戰爭的意義不僅是慘不堪言，而且可能絕滅這個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七二．為準備作戰競相製造核武器，其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且不斷地在進行中。這些武器的破壞潛力達到驚人的程度。我們不懷疑主要核國的領袖們確有誠意與決心避免戰爭。但是核戰爆發的大禍，隨時可以因為任何原因、為軍備競賽無可控制的向前衝力引導發生。核國的領袖們雖然一般認識軍備競賽的迫切危險與無益，但是無法停止軍備競賽。這種情形很明確的指出目前混亂與複雜的世界情勢使人無能為力。

七三．設法達成裁軍協議的努力沒有很大的成功希望。多年來屢次長時期的談判並未得到任何結果。在日內瓦舉行的新談判所引起的一線希望現在又消失了。日內瓦會議雖然在比較有利的新環境召開並得到八不結盟國家的積極參加，又有雙方同意的裁軍原則，但是至今仍未有進一步的發展。經過六個月的艱苦談判，所討論的許多問題中還沒有一項獲得協議。裁軍與和平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在冷戰與互相猜忌的空氣之下難望實現，又不能希望根據雙方勢力均衡理論的各種計劃而得到談判的結果，因為在這方面雙方的態度基本上是不能調和的。

七四．為求達成裁軍的協議，首先需要在奠定國際秩序與安全方面合作。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世界，空談裁軍是烏托邦的理想。現在首先需要有起碼的世界秩序與國際安全。人類進化到了現在的地步，需要調整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以便適應核時代的現實情況。

七五．憑武裝有效保護本國國土的國家安全觀念愈來愈不現實。因為無法防止從地球的另一方放射的核導彈在幾分鐘以內毀滅這個國家的國土與其人民，這種觀念變成毫無意義。報復力量的制止效果祇可以說是臨時應變的方法，由此而生的武裝競賽一步一步的引到互相自殺與全體毀滅的路上。以武力為政策工具的觀念已不斷喪失其意義，將來終須放棄。相等的，尋求切實的政策道德考慮越來越重要。今天有效的國防只能從共同安全的國際合作求得。這是裁軍的主要先決條件。唯有在精神與物質方面加強聯合國，提高它的行政權力，使它能夠有效地奠定有法律與秩序的世界，纔能求得國際安全。

七六．所有小國應該團結它們的力量與道義的影響，突破強國之間的信任危機並加強聯合國。我們固然知道要建立一個有秩序的世界並不簡單。這是一條漫長與荆棘遍地的路，但唯有走這條路纔有積極的結果。向消極的方向走，無異像在沙漠朝海市蜃樓去摸索，永遠達不到目的。聯合國的任何發展都是環境與所發生事件造成的，而不是計劃行動的結果。

七七．美國的裁軍計劃固然規定在第一階段最後的時期加強聯合國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措施。但這些行動需要包括全部裁軍協議而不是先行採取的。我們認為加強聯合國的措施可以單獨採取——這就是說用不着等待裁軍協議，同時可以立即採取，以便造成有利於裁軍的環境。在積極行動的領域，世界上主要國家的合作可以也應該產生結果。關於如何使聯合國強大有效的問題，不結盟國家與小國及大國在這次辯論發表聲明，顯示大體上大家可以有協議，這是令人興奮的。

七八．這一屆會必須是採取決定性行動的屆會。加強法治的合作是發展聯合國成為維持世界秩序與和平工具的重要方面。

七九．聯合國的司法部門，即國際法院的權力與效能也應受到考慮。遵守它的判決與裁定本來是在本組織以內尊重法治的問題。那些拒絕繳付分攤費用的

會員國也許應該從這一點看這個問題。因此它們可以從新檢討本身的立場，並遵照國際法院提出的諮詢意見負其責任。這樣維持秩序與和平的組織的整個地位纔可以鞏固。國際法院法官的國際性乃至首先效忠聯合國的態度應該確保他們的世界精神受全球的尊重。關於加強法院權力的組織因素，將來可能成為特別召開會議的討論對象，因為，在全世界鼓勵並加強法治是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八〇．須要迫切考慮的另一問題是改良聯合國的財政能力，使它能夠負起一個發展中世界不斷增加的工作所引起越來越重的責任。我們認為愛爾蘭外交部長在這一方面所作的提議〔第一一四二次會議〕值得慎重考慮。

八一．我們充滿信心地希望由於不繳付分攤費用所引起的許多困難將來終會克服，因為正當聯合國在發展的重大關頭如果因會員國不繳付費用，使其財政發生危機，那就真的充滿可悲的諷刺意味了。但我們仍舊覺得聯合國不應完全倚賴各國政府的繳款。聯合國必須有它本身的資源與生存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不一而足，並且曾有若干提案；有些提案主張全世界各地人民直接捐助聯合國。這就是憲章開宗明義幾句話的具體實現。

八二．在發展聯合國行政權之意義下有這個執行權的問題。聯合國的力量雖然來自各國人民的效忠，但本身也需要取得有效支持與執行其決定的方法。由聯合國徵募為聯合國効命的聯合國和平軍，它將來是國際安全力量的基礎，如何建立與有系統發展這個和平軍，也需要採取措施。這一支聯合國軍隊首先要直接効忠於聯合國，這樣纔可以使這支軍隊純屬國際性，專為人類服務。

八三．在這一方面，提到國際公務員行動方面所應有的効忠精神，故秘書長哈瑪紹創立國際公務員的理論。國際公務員雖然可以有他本身的意見或理想，但是憑他的人格完整可以不顧本身的意見或理想，“隨時準備專憑國際精神為本組織服務”。這的確是國際公務員所應有甚至必須有的行為。但我們還要進一步。我們覺得在這個迅速進步的世界，我們之間需要建立一種聯合國的意識。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對聯合國表示効忠，以為國際公務員行動的規範。這樣就不僅在職守上効忠聯合國，而是對聯合國理想的信仰乃至對其宗旨的服膺的結果。這樣，國際文官的精神就更能充分地發揮，並在理想與責任之間得到真正的調合，而

並不僅是理想與責任彼此折衷妥協而已。我們相信到了現在，効忠全人類的廣大觀念就會成為現實。

八四．全世界人民在核戰毀滅威脅之下，逐漸意識到共同的命運，共同關心於生存的需要，由是發揚世界一家的精神及對聯合國的忠心。

八五．關於如何發展聯合國在本屆會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增加安全理事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會員國數目，使聯合國會員國數目增加本身在兩理事會的組成方面可以顯出有更公平的地域分配。在這一方面需要修改憲章。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對於這個問題會有協議。

八六．我們全都知道了為了發展聯合國，需要修改憲章。但是聯合國在許多方面能夠大大地演進發展並經由大會的行動取得增加的權力。

八七．大會為聯合國的最高機構，依憲章有權過問國際安全與和平問題。大會在以往曾行使這項權力並有效地應付威脅世界和平的情勢。組織並派遣聯合國緊急軍到發生騷亂的區域便是一例。

八八．在憲章序言所定聯合國目標的範圍內，及在憲章條款所定的宗旨與原則範圍內，大會從實際的適用上可以增加聯合國的行政權。如此，修正憲章所牽涉的種種累贅的程序乃至或者不能克服的困難在若干情形下也許可以解決。

八九．凱爾遜關於聯合國法律的論著，其緒言明顯地指出：

“...一個社會——無論是國家或國際社會——的法律，特別是它的組織法或制憲條約，不僅可以憑法律本身為此目的而規定的程序正式修正。該法也可以憑實際的適用加以變更，這種適用是根據與法律的明文規定大致相合的解釋，但與起草人可得而知的原意不相符合。如果施行修正程序太困難或不可能的時候，這就是變更法律以適應環境變遷的方法”。⁸

國際法院法官 Alvarez 於一九四七年就聯合國憲章第四條發表諮詢意見時也表示同樣見解。⁹

⁸ Hans Kelsen, 聯合國法律的最近趨向(紐約, Frederick A. Praeger 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 第九一一頁。

⁹ 關於准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憲章第四條),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命令; 一九四七年國際法院報告書, 第六十七頁。

九〇. 但是聯合國的充分發展不止是決定和程序的問題。它的發展與人類的道德演變密切有關。它的發展有賴於聯合國能否遵從國際道德的空前的、更高的標準，這些標準是目前各國與人民因為科學進步與核戰毀滅威脅而要求的。人類的命運決定於是否能夠達到這些標準。但是，世界人民愈來愈認識到需要通過聯合國來建立世界秩序，這是令人樂觀的現象。

九一. 在結束發言以前，我要談到核試驗的問題。在大會當前所有項目中，我們在本屆會必須明確處理的問題就是核試驗競賽的繼續進行。我們全都知道這是對人類生命的嚴重威脅，不僅因為這種試驗改良和增加核武器的毀滅力量以便準備戰爭，並且因為它增加輻射程度，對人類的生命與健康造成不可估計的損害。根據專家的預測，由於已經在大氣層舉行核爆試驗的結果，數十萬人會因血癌乃至其他各種癌症而慘死。因此這些試驗一定會造成數萬的死亡，至於尚未舉行的試驗所引起的後果尚未計算在內。對於遺傳的傷害更屬惡劣，因為它不僅影響這一代，並且影響人類今後的世世代代。

九二. 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全世界人民。因此就禁止試驗而舉行的長久談判一直未有結果是很可憾的。然而與普遍徹底裁軍的協議有所不同，關於禁止試驗的協議現在似乎易於達成。八個不結盟國家於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向日內瓦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提出一項備忘錄，其中的提案¹⁰ 很可以作為這個協議的基礎——特別是因為雙方的距離已經大為縮小，他們關於禁止在大氣、在水中與在外空試驗的問題現已瀕協議，或應該迫近協議了；關於這三方面，美國與聯合國已不再堅持久已成為妨礙協議的國際檢查與管制。此外，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先生在大會〔第一一二七次會議〕聲明，在締訂最後條約之前如果對停止地下試驗彼此同意若干條件，蘇聯亦將同意另行簽訂一項這樣的條約。

九三. 儘管雙方已經如此迫近，我們這個時候看見核試驗競賽更加速進行。過去幾天內雙方都曾進行核爆試驗。試驗競賽的加速進行違反核國家所聲明應該禁止試驗的意向。這似乎是直接違反日內瓦談判造成協議的意思。這是使全世界人民悲觀的。看來好像核國家事實上還未決定放棄軍備競賽而這正是造成目前僵局的理由。

¹⁰ 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補編，文件 DC/203，附件一，J 節。

九四. 因此，像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印度代表最近在第一委員會所說，這個問題現在主要是政治的問題。這樣一來，關於禁止核爆試驗的協議就不是日內瓦會議這階層所能為力的了。為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核國領袖們的階層採取政治性的決定。不過如要在這個禁止試驗的問題上獲得協議，看來不僅宜於而且必須召開特別的高峯會議去決定這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已不再能耽擱了。據傳赫魯曉夫總理兩個月以後將到這裏訪問。這就是召開高峯會議的良好機會，在那個會議裏對禁止核試可能得到結果。在這一方面的成功對於造成更良好的空氣乃至促成其他國際問題的協議也有重大的影響。如我所說，雙方對於在大氣、在水中與在外空取締核試並無很大的距離。因此，在這三個方面應該可以取得協議並簽訂一項條約。

九五. 同時，可以來個臨時辦法設立一個國際科學家委員會，負責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查核可疑的地震事件，並取得發生地震的所在地當事國的合作並獲得其准許進行就地檢查。該委員會在工作上將有權使用國內辨明或偵察站並要求疑有地震的所在地當事國合作。為查核起見，當事國或須對就地檢查給予許可。此項許可不能無理不給予。再者，臨時辦法可以規定：如果由於當事國拒絕准許檢查以致有兩次或不止兩次可疑的地震事件無從辨明，則此項拒絕就可認為是一項因素，據以證明地震事件是核爆試驗所引起的。

九六. 遇到這種情形，其他當事國可以自由停止或要求檢討關於地下試驗的臨時辦法。對於這種或相類的辦法求得協議可能是行得通的。這不過是臨時的辦法。從切實運用此項辦法所得的經驗可能有助於斷定是否在事實上需要就地檢查以便查核地震事件。至於遇到具體的情況，當事國是否可能同意准許就地檢查也可以由此知道，這是和事先一般同意准許在任何地點進行檢查有所不同。這種經驗可能有助於促成關於地下試驗條約的簽訂。此外，這些經驗也可能供給雙方一個機會證明他們具有誠意，這種誠意，在某種意義上，至少能夠消除長久阻撓謀求裁軍協定的一切努力的一些過分恐懼與猜忌。

九七. 我們很虛心的提出這些意見，希望對於促進禁止一切核試驗有所幫助。這個問題是全體國家與人民最為關心的，我們相信核國家本身的人民也不例外。

九八．本代表團懇切希望在大會本屆會中核國家對停止所有試驗的問題獲得協議。關於這個問題應該及時向大會提出，以便失敗時，大會能够在本年結束之前審議並通過進一步的緊急措施。

九九．本屆會在核爆試驗競賽進行如火如荼的時候開會，面對這種危險的情勢和面對地球上生命的環境所受到的日益增加的威脅，職責所在，萬萬不能袖手旁觀。如關於禁止試驗未能達成協議，大會就有迫切的責任用其所有的影響力與道義力量制止核試驗之害繼續蔓延。

一〇〇．因此大會必須考慮適當的措施，包括通過一項決議案譴責核爆試驗為危害人類的罪行並限期予以取締。

一〇一．核試驗使地球的環境受到放射性污染，這侵害人類的基本生命權。這是對全人類的侵略。因為這樣核爆試驗破壞憲章並違背國際法。這是一種新的與史無先例的戰爭，而這個戰爭不是核國之間的戰爭，而是核國同時聯合起來對人類的戰爭。人類為保衛自身起見必須在聯合國內外大聲疾呼，提出抗議，充分表示其求生存的意志。

一〇二．在這個嚴重的關頭全世界人民以焦灼的心情集中注意大會的進行。人類這一代與未來世世代代的生存大致仰賴大會的決定與行動。

一〇三．主席：現在一般辯論發言人名單已經結束。但是我接到若干關於行使答辯權的請求。有些請求是與今天下午某一篇演講有關，也有與以往發表的演講有關。我覺得最好的方法莫如先請那些要求對今日下午發言行使答辯權的人首先發言。如果對這個程序沒有異議，我就請印度代表發言。

一〇四．除關於今日下午發言有人要求行使答辯權而外，我還接到三項請求——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請求——對以往的發言行使答辯權。關於巴基斯坦的請求，我得到消息由於一般辯論的進行已到了末了階段，再加上互相答辯已費了不少時間，巴基斯坦代表團將不要求在這個講臺上行使答辯權，將以其書面的答辯分送大會各位代表。

一〇五．我非常急於今晚結束一般辯論，即使稍微拖延一些時間亦無不可，但仍希望不要太晚。人人既盡了極大的力量使會議準時開始，則在大家所接受的結束會議的時間以後再拖延太長總是不公平的。

一〇六．因為如此，我將按剛纔說的次序請急於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團發言。但我提議：以後如還有請求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則請他們用書面聲明分發給大會各位代表。同時我不阻止任何堅持答辯的代表團在講臺上行使答辯權。

一〇七．現在請印度代表行使答辯權。

一〇八．Mr. CHAKRAVARTY (印度)：我將力求簡略。葡萄牙代表亂憑他的想像顛倒是非，實在不值一答。錫蘭代表去年在安全理事會已經明朗地表示歡迎結束在印度某一部分領土的外國殖民統治，而葡萄牙外交部長竟然提到錫蘭若干報紙的記載，實在令人驚奇。他想中傷印度與非洲的關係的企圖是非常可憐的。非洲一定知道葡萄牙是什麼，用不着我來開導非洲人民。如果不是葡萄牙本身一貫地破壞憲章引起這樣悲慘的後果，葡萄牙抗議印度不尊重與不實行憲章，誠足令人發噓。

一〇九．Mr. ACHKAR (幾內亞)：葡管各領土問題特設委員會訪問非洲的時期本人適代理主席。本人以這個資格認為義應發言。對葡萄牙外交部長今天下午發表的若干聲明不能不作答覆，因此我先要正式糾正他所說的若干點，等到將來那個主管委員會有機會再徹底研究葡管殖民地可悲的命運。

一一〇．葡萄牙外交部長引達里薩蘭某報來證明他的說法，即特設七人委員會隨便邀請任何人前來發表聲明〔見上文第三十四段〕。特設七人委員會的會議紀錄隨時可以用來反駁此說，因此用不着我來討論這一點。但是我要請大會注意葡萄牙外交部長的聲明：他說葡萄牙之不肯合作，特設委員會應尸其咎。我們要指出葡萄牙外交部長根本就沒有提到特設委員會的一切努力，特別是歷次寫給他的信，這些信從來沒有得到圓滿的答覆。

一一一．讓我們順帶提出葡萄牙雖然說其殖民地沒有種族隔離的現象，但是我們不得不聲明在該地的經濟隔離產生比任何隔離更惡劣的種族隔離。如果像葡萄牙外交部長所說這是他的國家對人類進步的貢獻，我們祇能再三指出經過了五百年後，葡萄牙的殖民地遠較多數非洲國家落後。

一一二．在結束發言之前我要說今天下午我們看到在我們看來是一件悲劇，因為我們本來希望葡萄牙外交部長鑒於所有前殖民地領土特別是非洲的目前情況會在我們這次辯論中有一番新的見解。不幸，他又

再一次的只為種族同化而辯護，雖然這種同化論業經所有非洲人民拒絕並且在這個會議廳裏表示得最徹底。

一一三．我們在這裏都親眼看見殖民國家對某一類國家表示的敬意，這些國家曾經有過葡萄牙今天徒然想強迫其殖民地接受那種過程的經驗。當然，這裏的衝突不是特設七人委員會與葡萄牙政府之間的衝突。這是葡萄牙政府和在非洲與其他地點受其壓迫人民之間的衝突。說得具體一點，葡萄牙外交部長實可不必異想天開地把特設委員會說成了這種情形。他向我們引證的幾段是從一份完整的報告書〔A/5160〕斷章取義地抽出來的，而這一份報告書是大會全體代表們可以看得到的。

一一四．Mrs. SUPENI (印度尼西亞)：在這樣晚的時候，印度尼西亞代表團確實無意延長一般辯論，因為辯論已經佔去不少我們的有限的寶貴時間了。但是，某些代表團就印度尼西亞與荷蘭關於西伊里安的協定所發表的聲明使我們不得行使答辯的權利。我們所以等候辯論結束以便一次答覆所有這些代表團並因此可以盡量節省時間。

一一五．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塞內加爾、喀麥隆、奈及爾、馬達加斯加、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及上伏塔代表們所發表的聲明表示遺憾。當然，我們並不反對這些代表團和我們採取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鄭重地認為這七個代表團的意見反映它們對西伊里安問題所牽涉的真正論點有所誤解。

一一六．印度尼西亞以往對這個問題已常為詳細說明，因此我不願在此重提本案的全部事實。然而，為了顧全在大會裏國際了解的精神起見，我願意在答覆個別代表團時說明若干點。

一一七．現在我要提到某一些代表團的個別聲明。塞內加爾代表說到印度尼西亞、荷蘭的協定曾用過“一個國家要求另一國家的領土”等語。多數會員國聽到這一種意見一定是相當詫異。現在來請塞內加爾代表研究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和其他許多代表團在以往八年來曾提出過的所有各點以便對西伊里安問題有明白的認識，未免不公平。我祇要指出塞內加爾代表 Mr. Thiam 在去年一般辯論時所發表的演說。Mr. Thiam 對阿爾及利亞問題說明他本國的態度時曾有如下的話：

“一個殖民地自獲得獨立的時候起，其行使新主權的區域應包括前殖民時代主權所及範圍。”〔第一〇一二次會議，第四十四段。〕

Mr. Thiam 又說：

“…當我們談到阿爾及利亞領土完整的時候，這顯然是指管理當局所規定與劃分的領土範圍而言”〔同前〕。

單憑這些話就可以明白了解對西伊里安協定決不能以“一個國家要求另一國家的領土”這樣的話來解釋。

一一八．其次，中非共和國說印度尼西亞是另一殖民國家。當我聽到這些話我敢說我和大會許多其他代表都感覺驚異。我們剛纔對塞內加爾的答覆也足以回答這種說法。我們已經一再根本的聲明印度尼西亞從來未要求過另一領土。我們這個共和國建國的歷史雖然很淺，但已足證明我們一向反抗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我們的獨立是憑尖銳的鬪爭取得的，因此我們對於仍舊與殖民主義鬪爭的所有國家都予以充分的支持。

一一九．我們非但從未提出過任何領土的要求，且要根本聲明將來也絕對無意如此要求。例如我們對帝汶島目前在葡萄牙統治下的另一部分並未提出要求，雖然這個領土的人民是和我們同種的。

一二〇．一個前殖民地稱另一個前殖民地為殖民國家是對全體亞非新興國家的侮辱，因為這些國家和殖民主義鬪爭都有相同的基本原則與相同的歷史。

一二一．上伏塔代表曾發言〔第一一五三次會議〕，認為西伊里安協定沒有效力。我祇要指出這好像只是他一個人的意見。但是他也說巴布亞人不是印度尼西亞人。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再說明——希望大會原諒我再三提出以往時常提出過的事實——這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擁有一千三百多個島嶼，全體人口超過九千七百萬的國家，必然地由許多不同的民族構成。以國家為一個單獨的民族所組成，這定義已經無效，事實上久已作廢。上伏塔代表又說印度尼西亞背叛了萬隆宣言的原則。我不得不承認我不了解此說的邏輯。我懷疑上伏塔代表是否真正了解萬隆宣言十項原則的真正精神，而對此項宣言本國曾有貢獻。此外，他也許不知道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一致支持印度尼西亞對西伊里安問題的立場。所有曾經參加這個具有歷史性會議的國家，最近在大會投票重行確認它們對西伊里安協定的意見〔第一一二七次

會議]。這就令人想到究竟那一國家真在背叛萬隆宣言的原則。我確信萬隆會議的參加國對於上伏塔代表對印度尼西亞的無稽控告都看得很重。這種控告令我們感覺沉痛多於氣憤。

一二二、印度尼西亞政府知道這些代表團之所以懷着疑懼是因為有些企圖阻礙西伊里安問題和平解決的人竭力宣傳的結果。這些從該領土來的人被派往各地到處呼籲支持他們分離的主張。他們自命代表所謂“西伊里安人民”，而實際上他們所代表的是與西伊里安人民毫無關係的若干勢力。因此為了客觀的立場，我以敬重的態度請這七個代表團設法看一看問題的另一面。關於這一方面，我要引西伊里安國民大會代表團的團長 Mr. Herman Wajoi 所說的一些話，來使他們明瞭真象。這個大會如 Mr. Herman Wajoi 所指出是在西伊里安舉行、其目的在重新團結西伊里安的人民、因為以往從來沒有過這種人民的大會。這個大會，據 Mr. Wajoi 說，包括如下各派的代表：繼續親荷蘭的一派，親印度尼西亞的一派和走中間路線的一派。因此我現在向大會讀的一段係一位作為大會主席代表各色各樣意見的人所說的。Mr. Wajoi 訪問東爪哇蘇拉巴雅的時候他在十月十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現在沒有理由害怕我們是荷蘭的傀儡了。我們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我們是西伊里安出生的人。我們和你們是同屬印度尼西亞國的一份子。” Mr. Wajoi 的聲明可以作為對這些代表團所表示疑懼的答覆。

一二三、Mr. ISSA (索馬利亞)：當我在上星期五關於衣索比亞繼續佔領索馬利領土和對索馬利共和國採取敵視政策發表聲明[第一一五一次會議]的時候，衣索比亞外交部長立即表示相當激動的反應。我無意對衣索比亞代表所說的話詳細評論，因為他對於我所說的任何一點都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覆。但是他的答覆中有若干點是不能漠視的，因為他的用意是在歪曲事實並擾亂世界的視聽。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提出答覆之初要我們對右列三項問題提出答案：(一)衣索比亞何故單單對這個年輕的索馬利共和國給予“最不惠國”待遇；(二)索馬利亞是否忘記衣索比亞十年多來不斷地替索馬利亞人民爭取加入自由與獨立國家集團的權利；(三)衣索比亞既然像他所說有功於索馬利共和國的誕生，那末為了什麼原故衣索比亞現在竟為索馬利亞共和國掘墳墓。

一二四、衣索比亞代表要我們答覆令我驚奇，因為他所要的答覆很容易在索馬利亞政府一九四六年八

月十三日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巴黎舉行的和會致送的備忘錄中求得。這個現在列入聯合國某一文件的備忘錄，其中有衣索比亞對索馬利蘭全部領土的荒謬要求。現在讓我引該備忘錄的兩段為證。這本身已經足夠答覆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提出的三點問題。第一段是這樣說的：

“衣索比亞目前的邊界使它完全與海洋隔絕。這個國家的全部出口貿易，必須通過受外國管制的海港，然後纔能達到外面世界的市場。這種不公平的形勢使衣索比亞的全部進出口貿易受到重大的懲罰，又使它的貿易完全為外國政府所左右，而這些政府可以令衣索比亞的貿易服從它們本國的利益。如果這些海港是受鄰國政府控制，其產品與衣索比亞的產品競爭，那末特別可能發生這種情形。”[A/C.1/W.8, ¹¹ 第十九頁。]

同一衣索比亞文件也有如下的一段：

“衣索比亞不僅有資格管理厄里特利亞與索馬利蘭，因為這些國家的居民和我們是屬於同一種族的，而且衣索比亞充分準備負起管理的所有責任。

“...

“此外，衣索比亞與厄里特利亞的經濟彼此的關係如此密切使得厄里特利亞的繁榮依靠衣索比亞的繁榮，而後者的繁榮則有賴於厄里特利亞的歸還，以便取得通海的便利。相同的理由也適用於衣索比亞與索馬利蘭之間的關係。”[同前，第十四頁。]

讓我再說一遍，上面這兩段是來自正式的衣索比亞備忘錄，我敢說其中的內容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是不能反駁的。

一二五、我要舉關於衣索比亞皇家政府對索馬利亞提出領土要求的另一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大會最後決定[決議案二八九(IV)]索馬利亞經過由聯合國監督的託管管理十年以後應在一九六〇年成為一個獨立國。此項違反衣索比亞希望的決定立即引起衣索比亞皇帝的抗議。他致電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賴伊，重新提出衣索比亞對索馬利亞毫無根據的要求。

一二六、衣索比亞向巴黎和會提出的備忘錄與皇帝致聯合國秘書長的電報並不是衣索比亞決心侵略索馬利亞共和國領土最早表現。遠於一九四一年，當

¹¹ 大會第三屆會，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油印文件。

皇帝計劃回到衣索比亞的時候，他就安排由英國皇家空軍在厄里特利亞與索馬利蘭的上空投下傳單，其中對這兩國的人民聲明他要使他們回到所謂衣索比亞的祖國來。

一二七．我剛纔所引的這些事實是無可駁辯的，也不能夠支持衣索比亞常常表示的態度，即它一向大力支持索馬利亞的自由與獨立。

一二八．此外，我剛纔所說的情形毫無疑問地證明衣索比亞政府久已存有不僅完全控制厄里特利亞並且也想完全控制索馬利亞的野心。它們覬覦索馬利領土在最近數月來已經這樣公開與積極，現在成了本國的嚴重顧慮。因為衣索比亞歸併厄里特利亞的全部已鼓勵它對索馬利共和國更積極地實行擴張領土的政策，因此這種情形更令人不安。

一二九．現在用不着我來強調本國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衛其領土的完整與其人民的利益。在這一方面，自從這個有自尊心的厄里特利亞國不幸為阿的斯阿貝巴政府所佔領成為它的一省以後，我們將加強反抗衣索比亞的壓力。當然，聯合國對於這個義大利前非洲屬地所存在的不幸事態應在道義上和在本質上負責，這仍是可悲的事實。

一三〇．除了剛纔我所說衣索比亞企圖歸併索馬利亞而外，衣索比亞政府對索馬利領土的統一不斷地發動極其兇惡的宣傳運動。我們當中有人研究過索馬利、衣索比亞問題的都知道當衣索比亞政府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得到關於美國政府決定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准許索馬利蘭被保護國獨立的消息，它的報界和無線電廣播表示敵意。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也知道英國宣佈那個被保護國與索馬利亞託管領土在該年七月將合併起來受一個單獨的索馬利政府管理，衣索比亞的宣傳更變本加厲。正如本人上星期五在大會發表聲明時〔第一一五一次會議〕指出：這種惡毒的衣索比亞宣傳不斷地在積極進行，到了現在達到空前的緊張程度。

一三一．衣索比亞反對的理由是容易看得出的。衣索比亞很失望地知道這種聯合是爲了和平統一全體曾受殖民束縛的索馬利領土的重要的第一步。衣索比亞政府也知道手上既然掌握這許多索馬利的領土，又因爲當地居民急於爭取自由並要求與索馬利共和國合併，因此延長其強暴統治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尚受殖民統治的其餘索馬利領土採取更殘酷的行政措施與禁止自由運動。

一三二．這就完全說明衣索比亞何故如此積極反對肯尼亞北省與法屬索馬利蘭的索馬利居民要求迅速實現獨立並與在索馬利共和國的同胞們重新團結起來。這兩國的索馬利人民一旦獲得解放，衣索比亞政府認識這個結果對於在受其統治的索馬利亞人民會發生巨大的影響，即使衣索比亞以其具有新式武器乃至外國軍事協助與顧問的大軍也不能使這些人民繼續受其支配了。

一三三．我至今所說的種種事實無助於衣索比亞自己所標榜的反殖民政策；這些事實對於它的汎非洲主義觀念也沒有好的影響。若考慮到衣索比亞對受其管轄的人民所加的令人難堪的條件，又考慮到它對其非洲鄰國所懷侵略意圖，我們認爲衣索比亞關於汎非洲主義與非洲團結乃至親愛精誠種種鄭重的表示不過是空洞的話與口惠而已。

一三四．我雖然不期望衣索比亞代表對本國說任何好話，但是他竟然如此輕蔑地談論該領土實在是不幸。殖民國家的慣用伎倆就是用一些像“貧瘠土壤”一類具有侮蔑性的名詞來說明它們所詭謀吞併的領土或人民，憑此來歪曲事實或者掩飾它們的活動。

一三五．但是我很高興他促請大家注意在其南面的所謂貧瘠土壤，因爲正是由於其地理上的特徵，使得有史以來把統治的阿姆哈拉部落限於他們的山頭堡壘並且阻止他們侵入索馬利人聚居的低地。

一三六．我完全同意Mr. Yifru的說法，即衣索比亞是一個豐裕與蘊藏着富源的國家。但是最不幸的是他的政府至今還沒有採取行動來發展與開發天然富源以利其本國居民。

一三七．我必須根本否認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作的控告，即索馬利政府曾遣派偽裝游牧人民的全副武裝突擊隊進入衣索比亞領土向衣索比亞邊界巡邏隊發動攻擊並破壞衣索比亞人民的財產。衣索比亞人捏造這種謠言以便洗脫他們本身對無辜索馬利人民所犯的暴行。關於衣索比亞如何對待索馬利游牧人民的公平報導可以看從前英國聯絡組織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間於保留區和哈烏特執行任務時所存的紀錄。

一三八．當時衣索比亞壓迫索馬利游牧人民的方式今天成了他們迫害政策的根據。全世界知道衣索比亞軍隊在一九六〇年八月毀滅艾西亞城及其居民的野蠻行爲。全世界也知道在數月之後衣索比亞人殘酷地

洗劫丹諾村並且許多人都知道殺人不眨眼與醉酒的衣索比亞部隊於一九六一年屠殺德加布爾城大批索馬利居民的事。

一三九．這種種迫害的行爲幕後有一定的政策，這就是衣索比亞當局威逼游牧人民，企圖阻止他們進到牧區去。衣索比亞當局空想要索馬利人民在其殖民統治下生活不受吹遍全非洲的“改變之風”的影響，所以纔採取這些措施，但是這種風將來總有一天達到它們。

一四〇．關於衣索比亞代表說到他的政府對索馬利共和國的政策，我發現有兩點是不可調和的。他一方面恐嚇居民說他們將來要吃“苦頭”，在另一方面又鄭重聲明索馬利亞勿須恐懼衣索比亞有任何方式的侵略。在過去兩年來衣索比亞當局恐嚇索馬利的游牧人民，說要取消他們進入哈烏特區及保留區放牧的傳統權利，故使他們經常於緊張的空氣中生活：這是衣索比亞宣傳的要點之一。我必須在此特爲聲明：衣索比亞當局對索馬利游牧人民按季節出入傳統的牧區如加以任何干涉，可能會引起最嚴重與遠大的影響。

一四一．衣索比亞自稱支持非洲遵照民族自覺原則求解放，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必須說幾句話。這一項全世界接受的原則本來是全體非洲新獨立國家生存所繫的原則，現在竟被衣索比亞政府爲了本身狹隘的特殊利益隨意作新的解釋。Mr. Yifru 告訴我們如果適用此項原則實行分化現有國家不論是殖民國家或其他國家，則衣索比亞斷不能接受其適用。這個條件顯然是用來保障它本身不穩的立場。本代表團固然不反駁他的主張，即在一個多種族的社會仍舊可以有種族的統一，但是我們認爲如果把不同的種族份子勉強牽合而沒有一般的同意，所謂統一的理由就沒有根據了。如果取不到同意，那末這種立場就與殖民主義沒有分別了。

一四二．若把這論點繼續引伸，本代表團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受衣索比亞佔領的索馬利領土索馬利人民從來未曾同意受衣索比亞政權的統治。只是自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後衣索比亞政府纔能够在這個區域行使有效的行政控制，而這是憑大批軍隊的力量纔成功的。這些人民萬衆一心反對受衣索比亞人的統治。

一四三．我現在要求衣索比亞政府讓在這個爲爭辯對象的區域居住的索馬利人民享受決定其本身前途的權利。殖民地國家准許前英屬與義屬索馬利蘭的人

民享受此項權利，並且曾經向英國與法國要求准許肯亞北省與法屬索馬利蘭的居民享受同樣的權利。我們不能也不會只是因爲它是非洲國家而把衣索比亞的情形視爲例外。我在此附加一句：衣索比亞代表所提出種種微妙與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將不會絲毫改變我國的決心並且我國將重新努力繼續追求它合法的目標。

一四四．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曾說索馬利共和國堅持在衣索比亞統治下的索馬利領土適用民族自決原則會引起部落主義的復興，違反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觀念。這些話是毫無根據的而且只是爲了蒙蔽世界輿論認識事實的真相而說的。索馬利人民不是一個部落而是六百多萬人民構成具有獨特的相同本質的一個民族。歐洲與衣索比亞帝國主義侵入它們的國家以前，索馬利人民共同在一個廣大的地區過單獨的社會團體生活。索馬利共和國遵從索馬利人民的希望現在不過想把衣索比亞所分割的重新聯合起來而已。

一四五．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在十月七日表發聳人聽聞的消息，說有千千萬萬的索馬利國民——我要再說一遍，千千萬萬的索馬利國民——步行進入衣索比亞強烈地表示和該國歸併。這個消息使我驚奇不止。我也注意到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其後所作的提議，即衣索比亞也許應該請求在索馬利共和國實行民族自決。關於要求和衣索比亞歸併這一項驚人的報導我將不加以任何批評，但要指出衣索比亞爲了誤引世界輿論對“非洲之角”情況的認識，至今所作的宣傳沒有更天真與更不正確的了。

一四六．本代表團更爲注意的是衣索比亞提議應該在索馬利共和國內准許實行民族自決一點。現在我有充分的權力向衣索比亞政府提出如下提議：索馬利政府充分準備接受一個聯合國特派團前往索馬利共和國就地查明當地的人民是否願意和衣索比亞歸併。如果他們表決與衣索比亞歸併，本國政府將順從多數索馬利人民的意願。我祇要附具一項條件，這就是衣索比亞政府也同樣地准許這個獨立的聯合國特派團訪問衣索比亞管理下的所有索馬利領土並讓該委員會舉辦全民表決，藉以查明它們是否願意歸併於索馬利共和國。如果當地居民表決贊成歸併於索馬利共和國，那末衣索比亞也必須準備放棄這些領土讓它們回歸母國。

一四七．我作這個提議的確是很認真的，並且假定衣索比亞外交部長也一樣認真，因爲他演說時既曾提到這個問題，他顯然知道所牽涉的一切涵義。我非常願意聽衣索比亞政府答覆這一點。本代表團提出此項

提議只是爲了強調索馬利共和國一貫採取的立場，這就是要求准許受外國政府統治的索馬利人民享受自決的權利。

一四八．衣索比亞代表維護其本國作爲一個非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可支持的立場時竟然無稽地指索馬利亞人民渴求自由與重行結合的願望與希特勒政權的種族主義、擴張主義、軍國主義的政策有雷同之處。這些話使我感覺可笑。雖然此說不值一辯，但如果考慮到如下的事實很可能使旁人對這個問題有更明白的認識：首先，索馬利共和國與衣索比亞目前的政權不同，從來未懷抱，將來也不懷抱統治其他國家的野心；第二，我們要求立即准許索馬利人民與其領土解除殖民統治的束縛絕對不能和擴張主義相提併論，而只是表示這個大會的會員國在一九六〇年在原則上核准的一種合法權利；第三，索馬利政府決心爲索馬利人民擺脫殖民統治的行爲從未離棄其憲法所課的義務，因爲憲法規定只能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實現這個目的。

一四九．在這個時候我必須對臨時邊界的問題說幾句話。本組織的紀錄有充分文件證據足以支持本代表團所說在索馬利亞託管的十年期間衣索比亞的策略完全是破壞在索馬利亞實現獨立之前爲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所作的一切努力。

一五〇．這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是這兩個非洲鄰國之間磨擦的潛在來源並且被衣索比亞用作維持全區域緊張情勢的一種手段。我上一次說過，在索馬利亞十年的託管期間這個問題每年都列在大會的議程。因爲這個理由，我必須重新聲明索馬利政府保留權利等待將來機會成熟時再在大會提出這個問題。

一五一．關於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評論的並且我現在也願意提到的另一問題就是和索馬利駐阿的斯阿貝巴的外交官 Mr. Abdurahman Hussein Mahmoud 有關的。我已經告訴大會，衣索比亞當局取消他的外交豁免權並拒絕他的家屬離開衣索比亞。這些行動直接違背一切公認的國際慣例。衣索比亞代表團曾告訴本大會這個外交官是衣索比亞的臣民並稱索馬利政府既不能抗辯這個事實，這個問題就不應再行提出。

一五二．我不了解何故衣索比亞代表不告訴大會索馬利政府曾就這個問題向衣索比亞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早已發出公函抗辯衣索比亞的控告。我要在此再說：Mr. Abdurahman Hussein Mahmoud 是索馬利國民。他委派爲駐在阿的斯阿貝巴的索馬利使館職員

已有一年半。他是取得衣索比亞政府完全同意進入衣索比亞的；他在當地以索馬利代辦的資格服務了六個月，並且當索馬利大使正式把他的外交人員介紹給衣索比亞的皇家朝廷時，曾經 Haile Selassie 皇帝接見並承認爲索馬利所委派的外交官。既然如此，現在希望衣索比亞當局將重新考慮所採取的決定。

一五三．不幸，這事件變成嚴重，因爲衣索比亞當局利用這事件作爲藉口進一步作其他不法行爲妨礙駐阿的斯阿貝巴索馬利大使館的正常活動。本國政府正在等待衣索比亞當局解釋何故無理逮捕並虐待大使館一位穿制服的職員，以手槍恐嚇來搜索大使館的車輛，包圍大使館的館舍以及衣索比亞警察對索馬利外交代表所爲侮辱行爲。

一五四．衣索比亞在國內給人的印象與對外給人的印象的確是不同的，衣索比亞在國際上虛偽的高談友誼、善意並假意表示願與任何人合作。

一五五．主席：衣索比亞代表表示要行使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五六．Mr. GEBRE-EGZY (衣索比亞)：索馬利共和國外交部長習慣地到這個講臺上侮辱本國人民，侮辱本國政府，如果讓它發展下去我恐怕沒有人能够逃避他的侮辱。

一五七．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已經詳細說過，所提控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都是無的放矢地亂說一頓，因此完全是妄言。這些話完全是荒誕無稽的。本代表團因此絕對相信大會也會作如此觀。

一五八．我現在只要提到他控告的少數幾點。我要保留權利於必要時對所有這些謊言、虛捏、妄言乃至所有盲目地煽動情緒而徒勞無功的言論提出答覆。我現在要提到若干點以便向大會證明這些話沒有絲毫的真理，因此是站不住腳的。願望往往是思想的根源，假如是這樣的情形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結果的。

一五九．索馬利外交部長對所用的言語提出抗議。他控告本國外交部長用苛刻的言語。但讓我們記住誰在提到一個國家的時候用“卑鄙無恥”的形容詞。就此一端即足答覆索馬利外交部長並證明不能責備我們用有失體統的措辭。這種措辭實在是違逆我們的文化精神。

一六〇．他想證明的第二點——他這樣語無倫次的說話使人難以了解他的目的何在——無論如何他要證明的第二點是我們是一個擴張主義的民族。因此他

追溯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一年來證明我們當時是一個殖民國家。這確是離奇了。我這位索馬利亞的好朋友完全忘掉三千多年來我們和索馬利亞是一家的。索馬利亞是衣索比亞的一部分；這點是不用質問的。還有，全世界知道發動攻擊我們的是本國的這一部分，因此到了一九四〇年代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說“我們要和你們統一”。

一六一．請問這是侵略嗎？請問這是擴張地盤嗎？處境相同的每一個會員國都曾這樣做過。假如我可以這樣說，那末在今天下午就有一位代表作了明確的聲明支持這一點。但是當這些地方實現獨立我們就說“好吧”。我們的立場並無矛盾之處。希望統一不會叫人家責備的。

一六二．當然，外交部長又談到厄里特利亞。我剛纔說過，像他們這樣講法不久之後什麼人什麼事都被他們罵到了。我是從厄里特利亞來的。這是我的故鄉。假如我不是衣索比亞人的話，那就不會有人是衣索比亞人了。這個答案是很簡單的：我們都是衣索比亞人。假如有人在心中硬要劃分，那就讓他去吧。在歷史上我們曾有許多次爲了我們的領土完整和我們的團結奮鬥使我們感覺非常光榮。

一六三．索馬利外交部長放恣地談到內政問題。他談到迫害與其他種種。如果我用“以牙還牙”的方式用同樣措詞的話，他一定感覺非常不痛快。

一六四．我們的人民並不願歸併於索馬利亞；想歸併於我們的是索馬利亞人民。我並不想幼稚到小孩一樣來爭吵，但只在今天早上紐約時報很清楚地說索馬利亞北部的人民願意歸併於衣索比亞。彼此指摘，誰都得不到任何好處，但我要把報上的話準確地念給索馬利亞外交部長聽。下面的話是今天十月十八日登在紐約時報的：

“代表舊英屬索馬利蘭北部五個部落的酋長向 Haile Selassie 皇帝請願，求他幫助他們從索馬利共和國殖民統治的壓迫與侮辱解放出來。”

這不是我捏造的。這是在報上登載的。假如到處要指摘他人的話，最好先要知道自己的立場。

一六五．索馬利外交部長又說到屠殺及其他種種。絕對沒有這樣的事。這是他自己捏造的。提到民族自決，他說這個原則應對衣索比亞適用。他的話實在令人駭異，但是我們久已實行這個原則，無意每五天或每個月再來一次民族自決。這是我們很久以前已

經實行了。很久以前本國人民爲保衛祖國而作戰已經做到，因此用不着每天向他們反覆提出這個問題。這樣的聲明是不會得到任何結果的。

一六六．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索馬利外交部長發言，控告本國犯侵略、屠殺與其他種種罪行，然後站在同一個講臺上說他要佔領我們的故鄉。請問誰在採取擴張地盤的政策？這種邏輯的矛盾如此顯明，用不着我再說了。

一六七．他提到的另一點是使館秘書是索馬利國民。使館秘書不是索馬利國民。他的父母親是衣索比亞人，他在衣索比亞居住；他的兄弟受政府的公費在衣索比亞的默尼克學校念書。他並未改變國籍，也未通知衣索比亞政府受雇於另一國。不，他一直是衣索比亞國民；因此，就該受衣索比亞國籍法的支配。這不是模稜兩可的事：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他的國籍法，因此我們也不會放棄。

一六八．我知道時間已晚不能逐一答覆索馬利外交部長所杜撰的各點。我已費去大會不少時間但不願費再多的時間。我不願降低自己的身分去遷就他們這種低的格調。我寧願用適當的措辭遵守行事的原則，因此只簡單地說：他的話是沒有絲毫根據的。

一六九．我們不會放棄祖國的一寸領土。我們以往的歷史如是，將來亦如是。因此威脅、模稜兩可的話與任何矛盾都不會讓我們放棄祖國的領土的。

一七〇．Mr. BINDZI (喀麥隆)：按照喀麥隆尊重婦女的習慣，男人是要讓婦女發言不加反駁的。我本來願意服從本國的傳統不答覆印度尼西亞那位儀表文雅的女代表所作的解釋，只是因爲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影響到無數人的命運，而根據人種學，這些人民仍舊與本人的種族有關係，因此我們在歷史上負有責任不得不提出答覆。

一七一．不幸這些人民今天的處境，在我們看來，不能充分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與民族自決的自由。

一七二．此外，印度尼西亞代表只提到本國而沒有提到本國外交部長發言中的任何一點〔第一一四〇次會議〕。因此我不得不認爲：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同意我們部長在這個講臺上所說的話，而只引以爲憾的是我們的意見對印尼無利。

一七三．根據大會以往對那些取得主權的非自治國家所採取的決定來反駁今天下午在此提出的理由簡

直是易如反掌。但我爲何要這樣做？我並沒有意思使任何人良心感覺不安。

一七四．但是有一項論點在我們看來似乎很有問題，這就是說非洲或亞洲國家不會對鄰國懷抱擴張的野心。不幸這種說法未免太樂觀了。就我們而論，我們雖然有非洲或亞非團結的心意，但是遇必要時爲了公道、正義與真理也不惜譴責我們的兄弟國家。

一七五．因此我們認爲那項名譽不好的孟克協定等於是新幾內亞割讓給印度尼西亞的先聲。我們重申一點：現在所需要的是在聯合管理的過渡時期結束時舉辦民族自決的複決，因爲等待印度尼西亞掌握一切行政權時讓它組織贊成或反對本身的複決，無疑等於引誘印度尼西亞起吞併的野心。無論如何，我們應當現在就規定日期。因此印度尼西亞將於一九六九年舉辦的複決應予以詳細的分析與檢討。我們所希望的就是：那一天新幾內亞人民能够自由表示意願，他們的意願能够紀錄下來不受任何限制與壓力，這種情形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熟習了。如果他們選擇與印度尼西亞合併我們當然替他們高興，因爲我們對任何人沒有偏見，更不會對印度尼西亞有偏見。

一七六．主席：賽普勒斯代表請求行使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七七．Mr. ROSSIDES(賽普勒斯)：我要代表葡管領土問題七人委員會答覆葡萄牙外交部長所控告的若干點。他對委員會提出兩點，其中一點就是在達里薩蘭的某一報紙說委員會將留在該地若干時候，凡是有人要到委員會那裏提出陳述，委員會都願意聽取證據。我的回答是：根據外交部長所說這是在達里薩蘭某一報紙的消息但與委員會無關。這段消息事實上不是從委員會來的，它的發表，委員會事前未有所聞，亦未經其授權。報上所指的是總理辦公廳。我代表委員會肯定的聲明所發表的消息不是來自委員會。委員會確曾寫信給各國政府要請各政治組織或各領土其他人士能够提供最最近和可靠情報者以請願人的身份前來陳述。這是委員會所發的關於請願的正式公函的原文。我相信這封信就解決了第一點問題。

一七八．另一點就是委員會不負責任發表聲明提到勞工組織的報告書，並說該報告書令人有這個印象，即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葡萄牙簽訂勞工公約以後各領土仍舊有強迫勞工的情況。葡萄牙外交部長

說委員會報告書既指勞工組織委員會的報告書有這樣的說法，它就是歪曲事實，發表不負責任的聲明。

一七九．葡萄牙外交部長引我們報告書[A/5160]的那一段是第三六七段。該段提到勞工組織委員會報告書¹²的第七三八與七四一段。勞工組織報告書第七四一段說：

“委員會發現在安哥拉的公有鐵路與海港……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續由行政官員及酋長招募勞工，其方法不符合一九五七年取締強迫勞工公約的規定……”

一八〇．因此，我們的委員會非常負責地引用勞工組織委員會報告書的這一段聲明，並且在腳註註明出處。從這一段顯然可見我們委員會對葡管各領土繼續有強迫勞工情事一點確是事實而且是從該報告書準確摘錄的。

一八一．我用不着再費時間去引第三七八段，因爲該段的內容也是相同的。但是我要指出勞工組織委員會報告書的第七二八段說關於實施勞工法的行政機構爲了取締以往強迫勞工的情況曾有改變。這經已承認雖然有這種機構但事實上未曾運用。該報告書的第七二九段說：

“本委員會承認採取上述規定的意義在於使現行立法適應公約批准以後的情況。雖然如此，在立法方面繼續有若干偏差，如任其在目前實行方面反映出來”——這就是說如果反映這些偏差——“就會違背公約的義務。”

一八二．勞工組織委員會雖然盡力用和緩的態度去對待這個問題，但是它的報告書的涵義是指在葡管領土繼續有強迫勞工的現象，因此我們絕對有理由在我們的報告書中提出這一點。我認爲這是一份負責的報告書。

一八三．作爲委員會的主席，我很高興注意葡萄牙外交部長表示願意遵守勞工組織公約。我希望這將見諸行動。

一八四．主席：坦干伊喀代表表示願意行使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八五．Mr. SWAI(坦干伊喀)：多謝主席讓我

有這個機會行使答辯權。

¹² 參閱註腳 7。

一八六. 葡萄牙外交部長在發言之時曾引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星期日新聞”登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關於七人委員會在達里薩蘭及其工作的消息。

一八七. 委員會主席對外交部長關於七人委員會的工作發表的若干項聲明已經表示意見。

一八八. 葡萄牙外交部長意欲給人家以如下的印象——我要引他所說的話：“……整件事，整套把戲是由一個外國政府最高當局的辦事處組織編排與指導的”〔上文第三十五段〕。從他的演說的文意看來這個外國政府顯然是指坦干伊喀政府。事實上在報上提到的 Mr. Rutabanzibwa 是我的辦公廳即總理辦公廳的官員。

一八九. 葡萄牙外交部長暗指本辦公廳發表關於七人委員會的抵達當地與工作的消息——根據他本人演說所用的話——“是違反憲章，違反議事規則，違反大會的習慣”〔上文第三十四段〕。

一九〇. 但事實決非如此。論述葡萄牙政府不遵行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的大會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可以證明我所說的話。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正文第七段說：“請各會員國盡力勸導，務使葡萄牙遵行其依憲章及大會有關決議案所負之義務”。

一九一. 如七人委員會主席賽普勒斯代表所指出，我們是響應委員會的請求。換句話說，我們是遵從大會明白表示的意向，而坦干伊喀是大會的成員。正文第八段把這點說得更明朗。我引述那段話：

“復請各會員國拒絕對葡萄牙給予可用於壓制該國各非自治領土人民任何支持與協助。”

爲了遵從這一段我們最低限度要設法停止葡萄牙禁止其領土的居民申訴冤屈與要求權利。

一九二. 我現在不願佔去大會更多的時間，但違反聯合國憲章、議事規則與大會習慣的顯然不是本國政府。事實上人人都知道葡萄牙政府違抗大會所表達的全世界的良心。

一九三. 主席：塞內加爾代表表示願意行使答辯權，我現在請他發言。

一九四. Mr. Falilou KANE(塞內加爾)：我很抱歉這樣遲纔發言，但是要向閣下保證我將盡力從簡。

一九五. 印度尼西亞代表在一般辯論結束之時行使答辯權提到本國外交部長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〇一二次會議〕又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三〇次會議〕在大會發表的兩項聲明。

一九六. 我們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特別是對印度尼西亞代表所提到的撒哈拉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是以佔領地保有主義的原則爲根據。這是所有代表們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代表們所熟習的並知道這是美國國際法所根據的一項無形原則。因此我用不着加以引伸。以往關於茅利塔尼亞的問題和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時候，我們曾兩度維護這項原則。我們將永遠在這個講臺上繼續維護此項原則。

一九七. 但是關於西新幾內亞的問題我們提出的反對理由，亦即非洲馬拉加西聯盟的所有成員國的反對理由——這就是民族自決的原則未經遵守，因爲提議舉辦的複決須等到一九六九年纔舉行，然而在事實上，該領土將於一九六三年五月移交給印度尼西亞。

一九八. 當關於批准印度尼西亞與荷蘭所訂協定的問題在本屆會之初〔第一一二七次會議〕提出的時候，我們正因爲有這種顧慮纔對這個問題採取我們的立場並投否決票。

一九九. 但印度尼西亞代表忘記聲明塞內加爾代表在這個講臺上聲明他對印度尼西亞與西新幾內亞可能合併一點並不反對。我們祇是希望複決應在移交之前而不在移交之後舉辦。

二〇〇. 因此諸君可見印度尼西亞代表爲陳述她的主張起見並未曾完全準確地反映我們外交部長的兩次聲明。

二〇一. 這是本代表團在本次會議結束之前所要發表的意見，以便糾正紀錄，同時我要指出一般辯論就要結束了。

二〇二. 主席：印度尼西亞代表表示願意行使答辯權，現在請她發言。

二〇三. Mrs. SUPENI(印度尼西亞)：喀麥隆代表與塞內加爾代表顯然因爲我未談到民族自決問題表示不滿。我是故意不提這個問題的，因爲大會知道印度尼西亞自始認爲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亞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因爲談判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同意在原則上考慮民族自決的意思其目的在儘速和平解決西伊里

安的問題，這並非說這種民族自決應解釋為與在其他國家所實行的民族自決相同。

二〇四．我一開始就聲明——本國代表在這個機構一向如此聲明——印度尼西亞從未認為西伊里安是另一國而是印度尼西亞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國政府根據兩個理由在原則上同意民族自決這個意見。第一，它願見這個問題和平解決。第二，荷蘭人既然佔領西伊里安有十二年之久，當我們宣佈獨立的時候，西伊里安的人民許多還是兒童。他們許多恐怕從來未曾聽過我們宣佈獨立的事情。他們從這個所謂母國荷蘭，學到另一種歷史。我們並不否認這些人民一旦受過另一種教育，他們也許要向全世界表示他們確實需要的是什麼。本國政府雖然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這並非說我們認為西伊里安的人民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我們認為他們是在印度尼西亞某一部分居住而長久受另外一種外國教育的印度尼西亞人。我們固然把西伊里安的人民看作兄弟姊妹，但我們這些兒童們因不可抗力而從小被迫和他們的父母分離，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是有父母的。在這種情形下，為父母的人對他們的小孩也有同樣的愛和了解；如果小孩當初認不出誰是父母，那麼父母也不會因此生氣的。

二〇五．此所以印度尼西亞中央政府——我要強調中央政府這個名詞——能夠同意給予西伊里安人民於一九六九年自由表示選擇的程序。這個程序自然不能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實行。假如實行，那就違反協定的基本性質。我已說過，我們簽訂協定並非說我們同意西伊里安不是本國一部分的說法。關於規定在五年以後纔能行使選擇自由——我不用“民族自決”一詞——意思就是說西伊里安為印度尼西亞一部分的原則業經

承認。對我們來說這是主要的原則。五年以後可以實行一個程序以便西伊里安的人民選擇是否願意歸併於印度尼西亞。屆時我們將不否認這個程序的結果。但我們確信西伊里安的人民一旦有機會認識印度尼西亞全國，一旦開始想起他們的父母，他們一定不會否認他們的父母的。

工作的安排

二〇六．主席：我要告訴大會以後幾天所計劃的議事次序。

二〇七．除非發生緊急的情形需要改變辦法，我們想在明天上午與下午並在星期一上午舉行全體會議。第一委員會主席急於加緊進行該委員會目前的一般辯論。他覺得如果大會與第一委員會避免在我所提的時間同時開會，那末就對第一委員會的工作有利。

二〇八．在星期一的下午擬舉行全體會議審議題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的項目九十二。凡願就該項目參加辯論的代表團請從速報名發言。我要避免經常發生的一種情形——這就是當對某一項目開始辯論時因為沒有發言人，會議的充分時間不能利用，不管這是對該項目的第一次會議或者是以後繼續的會議。如各代表團接受我的請求那末這種情形大致上可以避免的。我要採取的另一項防備的方法是這樣：在議程上可以把比較小的項目與項目九十二列在一起，以後也可以與其他主要的項目列在一起。這樣一來，如剛纔我所說的情形發生的話，大會就能夠進而討論次一項目。我們務使其他這些項目只是形式的項目或者是不需要長久時間審議的項目。

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散會